

忽然想到

唱响国庆

□ 崔立

国庆节前一个多月,父亲提出来,为了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,我们每个人都唱一首歌。

唱歌?我们疑惑地看向父亲。

父亲又补充说,孩子们也要唱。

父亲指的孩子,是我8岁的女儿,和弟弟家6岁的儿子。

父亲的要求就是我们家的最高指令,谁让父亲是德高望重的军人出身呢?在家里从来都是一言九鼎掷地有声!可这,我们又该唱什么歌呢?

我问弟弟,弟弟笑着说,哥,我还想问你呢。

办法总是比困难多。

很快,我们找到了赵国安,赵叔。赵叔是父亲的战友,在一次对敌战斗中,失去了一条腿。赵叔还挺乐观,喜欢唱歌。

我和弟弟去了赵叔的住处。赵叔一听我

们每个人要在国庆节前唱一首歌,笑着说,一定是老俞这老家伙提出来的吧?赵叔可以这么称呼父亲,我们可不敢。我们只能说,赵叔,您可真是火眼金睛呀。赵叔说,是不是让我给你们选歌?没问题呀。

当天晚上,赵叔就发来了几首歌曲。

很快,我们又犯了愁。这歌,唱不出感觉啊。特别是两个孩子,唱得跟念书一样。不像赵叔唱得富有情感,有时我听着都不自觉像被带人一样,鼻子酸酸的,只想落泪。

赵叔被请到了家里。非常郑重其事。

父亲让我们上交所有的手机。两个孩子,暂时也不用做作业了。一家人坐在一张大圆桌前。

赵叔讲的不是歌曲。

赵叔讲了1949年10月1日,天安门城楼上那铿锵有力久久回荡的声音,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!占人

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!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……

讲了九·一八事变,1931年9月18日,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,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……

讲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,1937年7月7日夜,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,借口一名士兵“失踪”,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,又炮轰宛平城……

讲了解放战争……

讲了抗美援朝……

赵叔讲了好久好久,我们都在静静地、认真地听,时间像凝固了。眼前,非常清晰地跳出了那一幅幅或悲壮、或激动、或鼓舞人心的画面。讲到最后,不知怎地,赵叔眼眶红红的,连声音都哽咽了。

自始至终,赵叔只是讲述了一个个故事。

我们开始了唱响国庆活动排练。

我唱的是《英雄儿女》,眼前是那幅抗美援朝,志愿军战士用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的悲壮画面。唱到后面,我居然也哽咽住了。

弟弟唱的是《大刀进行曲》,唱得非常有力,唱到脸都红了,像是真的有鬼子在前面,弟弟不顾一切地砍向他们。

两个孩子,一个唱《闪闪的红星》,一个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,唱得都很动情。

最后轮到父亲,唱的是《咱当兵的人》……咱当兵的人,就是不一样/头枕着边关的明月,身披着雨雪风霜/咱当兵的人,就是不一样/为了国家的安宁,我们紧握手中枪……父亲唱得高亢有力,非常动情。赵叔居然加入,他响亮的歌声,像突起的高音部分。父亲紧握住赵叔的手。赵叔稳稳地站立,完全不像是少了一条腿的人。像一座山,在另一座山旁边。这两座山,在守卫着我们,又保护着我们。

微型小说

排毒之旅

□ 魏福春

他们是午后到达扬州的。车直接开到饭店门口,黄部长说:叔叔阿姨们,我们现在解决一下肚子问题,然后游览何园。黄部长是服务中心对外联络部部长。

冷菜热炒,汤水米饭,早已放在了桌上。整整四桌,每桌10人——会员8位,另外两个是工作人员。

老王不是会员,他借了老张的光。老王和老张为驴友,这次老张为他争取到一个排毒旅游的名额,仅需数百元车费,万余元的排毒费用全部免除。

老王没有来过何园,老张也是。饭后游园,他们兴致勃勃地沿着复道回廊,西园、东园、片石山房、水中月……一路打卡。

老人们游兴浓厚,说好一个半小时,可过了两个小时,一对对老夫妻方在工作人员接龙似的引导下,回到车上,随后前往此行的目的地——攀美医疗康健中心。

“攀美”位于闹市的一角,一栋二层楼的建筑,装修简洁、现代。一位白大褂美女已等候着了,说我是杨医生,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心。灯光亮起,四周的墙上满是影像图片,图旁配有简介,其中不乏高鼻梁蓝眼睛的名医、教授,引人注目的还有获得各种奖项的证书、奖状。

杨医生30有几,毕业于哈佛的博士。她指着一幅幅照片自豪地解说着:中心和哈佛有着紧密的合作……字正腔圆,声情并茂,一众老人频频点头。

参观结束,她开讲排毒第一课。

杨医生学历高,人漂亮,课也讲得精彩,老人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接近尾声时,她让工作人员发放一张表格,要求每人填写自己身体的基本情况,比如血糖、血压,又如肝、肾、肺、甲状腺有无结节囊肿等,而后四人一组,到二楼接受检查。检查是免费的。杨医生说对外千元以上一次。这不是一般的仪器,医院体检检查不出来的问题,我们这台仪器都能看到。一阵掌声。

检查的过程简单迅速——除去衣服,赤条条走进小房间,面向一米外的屏幕站立,然后转过身,前后扫描一下或者说拍张照。

一天的行程划上句号,去往酒店入住。老王和老张一间,老王兴奋,不断地谢着老张,说机会难得,受益匪浅。

第二天早晨7点,中心金主任亲自授课。金主任优雅、干练,同样是哈佛的博士。她深入浅出,生动风趣,从细胞存储,到基因修复;从自己家人,到高管老总;从病人膏肓,到生龙活虎……一个个在他们中心重获健康的事例,如数家珍。每到一段落,她让工作人员拿出相应的粉剂或胶囊,说这是他们研制的排毒、修补细胞的绿色产品,市场价格昂贵,今天免费赠送。掌声一次次响起。

坐在老王前面的一位老人疑似中过风,每次分发时举起手大着舌头问:“可不可以多给一点。”金主任莞尔:“一次不能多用。”

整个上午老人们只吃了两片面包,一根香蕉,当然还有水和粉剂胶囊,无人感觉到饥饿。金主任说下午陆续开始排毒,最多的能排出20多斤毒素,味道有些难闻,请大家拍好照发给工作人员,医生将根据各人的情况制定方案……

有位老人忽然打断道:“昨天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没?”金主任一怔,随即笑道:“会有医生和大家对接。”

晚饭是粥和面条馒头,为的是让肠胃休养生息。饭后,大家在各自房间静静等着报告和医生。老王忍受不住一身排泄的气味去洗澡时,黄部长来了,带着老张去他的房间——医生在那恭候。

洗完澡,老张乐呵呵地回来了。看来他的检查结果不错。

医生是那位哈佛博士杨医生,她开门见山:“给我五年时间,保王叔叔健康康。”老王一阵激动:“谢谢!”杨医生指着桌上包装精美的胶囊、粉剂:“吃上一个疗程,三个月,中心送一个疗程,打个对折,二万元。半年后再来检查、排毒。”老王紧张起来:“我身体哪里出了状况?”“肝、肾、膀胱都不太好,不过不要紧,有我们。”老王一激灵,单位前不久退休人员体检,他的肝、肾、膀胱未见异常,不由笑了笑:“二万元的支出得回去请示一下老婆。”“明天签约只能打九折。”“钱不是问题。”“好几位叔叔签的是八万元套餐。王叔叔您不想有个好身体?”杨医生美丽的大眼睛直视着他,老王张口结舌,慌乱地欲避开那仿佛有着魔力的双眼……

岁月悠悠

劳动最光荣

□ 陆伟俊

铛哪哪,铛哪哪……“大家出来大扫除啦!”里弄干部一边摇着铃,一边在里弄兜圈子喊着。这是上个世纪1963年暑假的场景,那年我快10岁了。

那时每逢星期四早上8点钟,我居住的顺天村里弄干部,他们带领居民戴着袖套和手套,穿着套鞋,拿着竹扫帚、铅桶和长柄刷子,深入到弄堂角角落落,清扫地面,冲刷阴沟,干得可欢了。当时,大扫除队伍中还活跃着不少放暑假的中、小学生,他们卷起袖子,拿着扫把和铅桶不甘示弱。

一天,住在三楼的我,看到里弄大扫除热火朝天的样子,又看见同班同学小杨参与其中,便也拿着家中的铅桶下楼参加到大扫除的行列中。

参加大扫除的人越来越多,男女老少,汇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。约一个多小时,整个弄堂打扫得干干净净,这时,里弄干部高声说:“今天,里弄大扫除在大家的努力下,做得既干净又彻底,希望大家在下星期四上午八时也来参加里弄大扫除,谢谢大家!”事后,我了解到搞好环境卫生,消灭病虫害,坚持星期四大扫除,是全市各级政府齐抓共管的大事情。

那天,我把自已参加里弄大扫除的经过详细记录在日记本中,此后,我又把日记内容写成作文,它的题目叫“劳动最光荣”,此文还被评为了优秀作文。

大碗茶

跑道上的祝福

□ 马晓炜

场地布置成一派喜气洋洋的“中国红”。张总还不忘“广而告之”,提醒跑友们动员发动身边亲朋好友也来参加,提升跑团的知名度、影响力,所有开支均由他友情赞助。

与张总慷慨大方相比,跑团的几位精英跑者则显得与众不同,他们“密谋”着如何定点、标图、规划路线,准备采取花样跑的形式,在供养

我们的这块富庶的土地上,双脚为笔,汗水为墨,书写下一个庄严的“75”字样,用双脚叩击步道,发出清脆的节拍,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。他们的举动,赢得了满堂彩。

悦跑迎国庆,活动庆华诞。这个国庆,我将和跑友们一起,以激情飞扬、勇往直前的姿态,在跑道上祝福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、繁荣昌盛!



布面油画 新疆秋色

刘维明/作

心弦独奏

香草美人

□ 徐约维

一直喜欢“香草美人”这四个字。记得有个外国电影叫《香草天空》的。

香草让我想入非非。

也很喜欢“香草”味食物:香草太妃糖、香草冰淇淋、香草蛋糕,香甜里夹杂一点点幽幽的草本气息,潜入肺腑。

现在如有人请喝咖啡,我的第一选择也是“香草”味的。

而“香草”味糖果,已渐行渐远了。

现代人的口味杂且多变,人们已不再固守一味“过去的味道”了。

时代在剧变,科技在进步,但我依旧喜欢着植物。本以为,女人天性爱芳草,看屈原作品时,才知男人也爱芳草。

《湘夫人》里,就有近20种芳草。从荷叶、白芷、石兰、杜衡、杜若等香草到桂木、兰木、木兰、辛夷等木百草,屈原以某种带“兮”的咏叹调,一唱三叹,铺叙湘君筑室水中以迎接湘夫人情景,以及期约不遇的惆怅。

表达其“思公子兮不敢言”,“遍野斑斓皆为我拥”的心意。

也许,很多人不喜欢离骚体,包括我。但屈原的名句“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迟暮”

还是深入人心的。

追溯上去,发现古诗里写芳草还真不少。从《诗经》始,就有卷耳(苍耳)、谖草(萱草)、芍药、白茅等数十种芳草。而且,很多诗篇直接以植物起兴,如《蒹葭》里的芦苇,《采薇》里的豌豆苗。

到浪漫主义源头《楚辞》那里,更是氤氲一片香草天空。

古人生产力落后,但他们与草木是“天人合一”的。这是他们另一种优势。

物质享受少,人们每每就在自然界原生态找情趣,而漫山遍野的鲜花鲜草则是触手可及的美感与物感。

人与芳草是相知相通的,是一种天长地久的,和睦相处。

古人相信花的气质和香味可以与人发生更深刻的联系。《诗经》有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。屈原有“青黄杂糅,文章灿灿”(《橘颂》)。

古今中外,从宫廷到民间,人对香草的迷恋与依赖,是曲径通幽的。

从古代闺阁的香氛香薰香膏香饼香匣,到现代最高级香水,也都是从花草中提炼精魂。

在云南有不少植物是直接用来入味的,用香味植物做调味。

百里香、迷迭香、月桂、豆蔻,是法式大餐调料。

至于茶,“不过草木之意”。

草木里深藏着大地遍野的生命基因。也许,我是植物控。我也相信,很多人都是。我喜欢植物的天然与朴素,喜欢它们简单的形象,以及某种非常珍贵的特性:寂寂自守;专一;以及生命的纯朴、简洁与蓬勃。

安静,本分,而其荡漾的部分又率性地在向我们致敬……

让我们的内心,也仿佛有种暗暗的期待在摇曳。

也许,我的审美有点偏,比起名花,我更喜欢那些“花不知名分外娇”与“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”的花儿们。

兀自绽放,嫣然一笑。然后,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,是花的宿命。

舞蹈家杨丽萍曾说:“我跳的是命”。那么,开,也是花的命。

短暂,也要鲜妍。“趁笑容在面上,就让余情悬心上”。

花朵朵,云朵朵……

我也喜树,出门时,每每抬头仰视沿街两旁的树木,眼见得绿叶一点点葳蕤起来,汹涌在枝头,绿压压地让人心惊。

绿意汹汹。

草木盛大,铺垫出一阔阔调锦缎。一路枝枝蔓蔓,一路纷纷扬扬。

世事啊,有一朵醉生,就有一朵梦死。

树不开花,或者说大多数的树不开花。只呈献出各种层次深深浅浅的碧,给人一种安心的踏实。

那是与花儿不一样的活法,不求瞬间烂漫,只求长青长绿。就像某种陪伴,细水长流,人物两安。把那种蓬蓬勃勃的盎然,涸染进我们身心里。

相对于人工装置的花木,我偏爱那种少修剪,不在细节上雕花的花木。也许,很多东西,有些率性觉可爱。

写作也如此。

人也是。

所以,有时候,我感觉,那些墙角、路边残留的一枝枝小花,很可亲,也更能惹动我们内心的幻想和柔情。